

一个瞬间，他与她，颠覆世界的邂逅，造就了他的新生，成就了她的爱情梦想，留驻了纯粹的唯美在空中……

美存 著

少年人在朦胧的爱意和游戏间游离与拼争

青年人在青涩的初恋和现实中妥协与回望

中年人在厚重的感情和家庭里疏远与回归



沈阳出版社

空 白

美 存 著

沈 阳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白 / 美存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2006.12
ISBN 7-5441-2880-6

I. 空... II. 美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3847 号

出 版 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印 刷 者: 中共沈阳市委机关印刷厂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203mm

印 张: 13.75

字 数: 38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杜雪松

封面设计: 歆 零

版式设计: 李艳菊

责任校对: 逸 美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定 价: 26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62564939



作者简介

作者笔名美存，真名齐德喜，系沈阳市中学语文教师。《空白》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。

孤寂中成就了你，你就
像爱人、知己，给我以安慰。

——
作者

目 录

上 部

第一章	3
第二章	36
第三章	68
第四章	97
第五章	134
第六章	176
第七章	207

下 部

第八章	235
第九章	271
第十章	303
第十一章	327
第十二章	362
第十三章	398
第十四章	430
后记	433

上部

第一章

六月，一份报纸上，有位恋旧的批评家这样写道：

“……前些年，在国内人物画领域，钟凯的名字如日中天。尤其是他创作的一组女性人体画，那不拘陈规的手法、含蓄魅人的形象和严谨的构图令人惊叹，简直将女性美挥发到了极至，备受同行的推重与好评。正当大家翘首以待他能有更多更好的人物画问世的时候，他却因在作画上殚精竭虑而神情恍惚起来，一搁笔就是十年，画坛上关于他的话题也就此冷寂下来……”

※

※

钟凯恍惚睡了一觉，不想竟是十年。恕他健忘，一时记不起这位署名冰儿的批评家是谁，或者他们本就素不相识。可他还是很感谢她（或“他”）；也许正是因了她（或“他”）的怀念才令自己从十年一梦中醒了过来，得以继续余下的人生。漫长的十年啊！钟凯却毫无感觉，只当是睡了一觉，或是做了一次午间的休憩。醒来，妈妈还不肯将实情相告；多亏读了这篇文章方才知晓。起初他还难以相信，当回想起十天前从睡梦中醒来的情形，他才认真起来。

※

※

“醒了吗，钟凯？”

“闷……”

“妈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“渴……”

“钟凯，我的儿啊！你……你真是活过来啦？”

十天前的那个早晨，钟凯从沉睡中醒来，只感到有股形容不出的

憋闷与焦渴。妈妈在不停地叫他，喂他水喝，擦去掉在他脸上的水滴。

“钟凯，看见妈妈了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钟凯使劲地睁眼睛，可就是看不见妈妈，看见的只是缭绕飘浮的白雾。他没见过这么浓稠的白雾，浓稠得像是洁白的乳汁，浓稠得使他睁不开眼睛。他感觉自己就裹在浓稠的白雾中，飘飘浮浮的。

“钟凯，能看见妈了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钟凯知道妈妈就在身边，他感受到了妈妈的抚摸。可浓稠的白雾把妈妈淹没了。他只听见妈妈在不停地叫着他，叫声急促而又焦灼，使他的内心也焦急万分。他一再使劲地睁着眼睛，希望能尽快看见妈妈，可白雾还是浓得化不开，黏得他睁不开眼睛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渐渐地，他眼前才出现了妈妈模糊的影像，像隔着毛玻璃似的；但他确信是妈妈无疑。白雾逐渐散去，妈妈的脸面渐呈清晰。哦，妈妈离自己是这么近，她的脸差点就跟自己的贴在一起了。再细看，她的脸上竟然是湿漉漉的，粘着密集的露水珠儿。唉，真是好大的一场雾啊！露水珠儿不时地从妈妈的脸上掉下来，掉到自己的脸面上，温嘟嘟的，还带着妈妈的体温。妈妈就不停地把这些露水珠儿从他的脸上抹去。可是，这并不是露水珠儿啊。他惊讶起来了：

“妈……哭……了？”

“妈是高兴啊！”

“高……兴……”

“是高兴啊！”

妈妈真是在哭。妈为什么要哭呢，还这么厉害？我可是从来没有看见妈妈哭过，就是在爸爸去世的时候都没有看见过。那时妈妈眼睛虽然总是红红肿肿的，可她就是不在我面前流眼泪。尽管那时我知道妈妈准是背着我哭过的，而且眼泪流得也决不会比我的少。但当着我的面，她就是抑制着不哭。可现在妈妈怎么就哭了呢，还这么厉害？我只不过是得了小小的一次感冒啊。唉，也怨自己不争气，总是隔三差五地头疼感冒，让妈如此担心。我还是赶紧起来吧，让妈看出她的儿子

根本就没有什么要紧的病,实在不用这样难过的。咦!身子怎么竟然纹丝不动呢?再使劲儿试一试。嗨!还是没有动弹,真是怪呀!怎么浑身上下竟像是被抽光了筋骨,软塌塌的着不上劲呢?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哦,看来自己这回还真是病得不轻呢,不然妈是不会这样难过的,她一定是被吓着了。对了,想起来了。昨天上午脑袋就隐隐作痛,像有蚯蚓在里面蠕动似的。因为这是常有的感觉,也就没把它当回事,随便服了几片止疼药就又去作画了。谁想,挨到了晚上,头疼突然加剧,实在难以忍受了,自己就叫出了声音。妈跟秀美跑过来,连忙扶我上床。自己那时还不无懊恼地嘀咕:“糟糕,又感冒了,画还没完呢!”晕乎乎地便躺在了床上。恍惚间听见妈妈喊着,“医院!快上医院!”那以后自己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现在是在哪儿呢?刚才我还以为自己是在河边的浓雾里呢,现在才知道自己是躺在床上,雾什么的只是眼前幻景。看这房子就知道不是在家。那一定是在医院了。

“钟凯,饿吗?”

“我……”

见妈妈拿毛巾给他擦脸,他就想冲妈妈笑一笑。可是没有笑成。怎么,我连笑都不能够了吗?钟凯急了,就又努力着试了试,结果还是徒然。他毫无办法,无可奈何,只好眼巴巴地盯着妈妈。可是——

“头……”

“头疼吗?”

“白……”

“什么?”

“妈……头……白……啦!”

钟凯妈不由撩了撩满头如雪的白发。

“你是说妈的头发白了,是不是?”

“是……”

钟凯妈愣了愣神儿,便别过脸去,她瘦削的双肩不可抑制地耸动起来。

“妈……”

“妈没什么。”

钟凯妈抹抹脸，又回脸看他。钟凯见妈妈努力地想笑，笑得僵硬又凄然。

“妈——”

“别说话了，钟凯！这会累着的。你也该吃点东西了，妈去冲杯奶粉给你喝。”

钟凯妈赶紧起身，不小心，几滴泪珠儿还是甩到了钟凯的脸上，温乎乎的。很快，钟凯就听见外屋哗哗的水声，妈妈似乎在洗脸。回来时，妈妈脸上眼泪不见了，她笑吟吟地说：

“来，钟凯！妈喂你奶粉喝。”

“妈……头发……怎么……白了？”

“你有病，妈着急呗！”

“我病……重吗？”

“昏迷了好几天，妈都吓坏啦！你说重不重？”

“我……没劲儿。”

“发虚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没事儿啦！没事儿啦！身子很快就会好起来啦！”

“妈——”

“别说了，钟凯！身子虚弱，说话会累着的。来，张张嘴，喝下去。对，对，这就好！关键是得吃东西，吃了东西就不愁没有劲儿啦！”

连着几天，妈妈都不叫钟凯多说话。钟凯先是会微笑了；三天过去，他又能稍微动弹身体了；五天以后，他开始像个小孩子似的学会翻身了；七天头儿，他已经可以倚着枕头半仰着跟妈妈说话了。

“妈，秀美怎么没来？”

秀美是钟凯的妻子，在一家工厂当档案员。钟凯很纳闷，秀美怎么一直没有来看他呢。

“秀美？哦，她出差去了。”

“琪儿、亚妮都好吗？”

“哦，好，好啊！”

琪儿是他的儿子，亚妮是他的女儿，一个十一，一个八岁。

“这儿怎么看着不像医院呢？看不见大夫跟护士啊？”

“这儿是家。”

“家？”

“是家，新的家。”

“新的家？”

“妈搬出来住了。你要养病，这儿清静，就把你接来一块儿住了。”

“妈搬出来做什么？”

“不做什么。”

“我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”

“妈说了，这儿清静，年岁大了，图这个儿。”

妈妈竟然搬出来住了，这叫钟凯大为吃惊。妈的解释，他也无法相信。肯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，他这么想。要不然，妈妈的满头黑发怎么竟会在几天之内变得雪白了呢？秀美是从不出差的，更不会在我有病的时候出去。琪儿和亚妮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妈妈搬出来过生活该不会是婆媳闹矛盾了吧？

“妈，秀美惹您生气了？”

妈妈摇摇头。

“那是——”

“什么事都没有，你就别猜了。听妈的话，安心将养身体，什么都不要想。”

什么都不要想，这可能么？但既然妈妈不肯实说，钟凯也就不再追问了。他暗自思忖，自己一病，许是秀美情急之下做错了什么气恼了妈妈，妈妈是不会跟琪儿、亚妮犯气的。秀美啊，要真是这样，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爸去得早，我是妈妈一手拉扯大的，她可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啊，她不跟我们一块儿生活跟谁去呀？秀美，你真的犯糊涂了吗？

※

※

“秀美，我打小没了父亲，家境可是不大好哇！”

“这我知道。我图的只是你这个人。人好比什么都强。家嘛，我们会叫它好起来的。”

“我这人不会伺候家，就知道一门心思地看书作画，你跟我过生活准要挨累的。”

“你是男人，当然事业要紧。你只要做好工作就比什么都强。家里的事情，我会料理好的，管保不叫你操心。”

“还有，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她得跟我们一块儿过生活，婆媳间的事儿你可要看开点儿，想不通就跟我说，可不能惹她生气呀？”

“说完没？”

“完了。”

“就这个？”

“这个最重要。”

“你呀，隔门缝看人，把人都看扁啦！”

“我这儿是先打个照应。”

“这点事儿，我懂的。我说过了，不会叫你为家里操一点儿心的，我会做个好媳妇的。”

“好媳妇？等等，我可还没打算娶你哪！”

“哎呀！”

婚后生活印证了秀美的话，她确实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媳妇。她不单对婆婆嘘寒问暖，对丈夫体贴温柔，对孩子管教有方，而且她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。她爱干净，每天都将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、一尘不染；她懂缝纫，很普通的布料经她手一过，就成了很中看的衣服；她又能做一手好饭菜，即使是粗粮贱菜，经她做了，全家老小吃起来也香喷可口、有滋有味。这些对一个尚不富裕的家庭来说，是多么的重要啊！这一切，让一个不会理家的丈夫看在眼里，他又是多么的高兴啊！尽管钟凯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十分感激。他的感激，就是加倍地工作。

“太晚了，该休息了。”

“就差一点儿了，一会儿就完。”

钟凯经常作画至深夜。秀美醒了，就会悄悄地冲上一杯加了糖的茶水送过来，或是陪他静静地坐上一会儿，或是给他按摩按摩头部。每当这时，钟凯总会撂下画笔，轻轻地揽她入怀，以此来表达对她的

疼爱与感激。

“我要是会画就好了，那样就可以帮你。”

“你现在就做得不能再好了。”

绘画，既要有深厚的艺术功底，更要有蓬勃的创作激情。激情是艺术家诱发灵感的酵母，又是他们捕获灵感时亢奋而又小心翼翼的心理状态。因为灵感是只狡猾的狐狸，稍不留意，它就会打你的枪口前溜掉。所以，钟凯平日脑中想的、手上做的都是跟绘画有关的事情，而一旦灵感从脑中闪现，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。也只有这样，钟凯才能将飞奔心底的灵感灌注笔端，才能令特立独行的个性酣畅张扬，才能使别出心裁的画作不同凡响。钟凯每每这样：灵感来时，兴奋不已，昼夜挥笔，不知疲倦，有时一画就是十天半月。这时的他茶不思饭不想，清心寡欲，把秀美晾到了一边，就像她根本不存在似的；而激情一过，他又像是断了电的机器，立时停止了工作。刚放下画笔的钟凯，恰似才打战场上撤下来的士兵，身心疲惫到了极点，倒头就睡，不分黑天白日，一睡就是好几天。秀美偶或碰碰他，他或是不加理睬，或是大发脾气。可当他清醒，来了情绪，又会不管不顾地拥秀美入怀，搞得秀美常在兴奋之余透出几分慌乱来。这或许就是艺术家的怪癖和不同凡人之处吧！秀美是不是理解，钟凯不知道，但秀美是默默地承受了。

“作画是很耗心血的。”

秀美时不时地对不知晓绘画艰辛的人这么说。因为总有一些人索要她丈夫的画作，而这些人又往往认为画一幅画对画家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。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个真正的画家是要对每一幅画都倾注很大心力的。

所以，钟凯对秀美，不只存有感激，还有歉疚，他也总想做些补偿。当他的一组风格独特的人物画在京城参展大受好评之时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秀美。

“没有你，我不会画得这么好。”

这是钟凯发自内心的话语。他把从京城买回来的金项链给秀美戴上。秀美却低声说：

“没有这个，我一样很幸福。”

因为钟凯画绩突出，他被破格提拔为教授。他把这好消息告诉秀美，她就鼓励他：

“你会画得更好的，你这么年轻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※

※

秀美是这么贤惠，她怎么会惹妈生气呢？我一定是错怪她了，真不应该。可妈究竟是因为什么搬出来的呢？钟凯冥思苦想不得其解，因此心里就憋闷闷的，话也少了许多。他这边一沉默，妈就惊慌不安了。

“钟凯，哪儿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怎么不爱说话了？”

“妈！看您，人家说话你怕人家累着，不说了吧，你又嫌人家话少了，这还真够困难的呢！”

“这不关话多话少的事儿，妈是怕你这儿，”她用手敲敲脑袋，“有事啊！”

钟凯就笑笑。

妈妈就又说：

“病刚见好，脑子怕累，可不准胡思乱想啊！”

“我就是憋闷得慌。”

“也是，整天价委在床上怪窝火的。这样吧，打明天起我给你买份报纸看。不过话得说前面，不准没头没脑地看，得悠着点儿！”

“那就买《新美术家》吧。”

“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。”

有报看时间就过得快多了。妈妈在家，钟凯就看一会儿歇一会儿；妈妈去市场，钟凯就一股劲儿地看。他不管重要不重要的，有趣的还是乏味的，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地看个遍。逢着熟悉的美术家名字，他就会联想起人家有名的画作；瞧见陌生的，他就自问，这个人怎么就没留意过呢，他的画作该是怎样的风格呢？当看到几位青年画家（报上称谓）在一条河岸边用石头等物摆出一些图案的报道时，他便

微微皱起眉头。他认为报纸没必要连篇累牍地介绍这些乏味的应景之作,对这些雕虫小技竭尽溢美之词实有哗众取宠之嫌,结果很容易使一些浅薄虚浮的年轻人在艺术之路上误入歧途,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屑此道的。如此看了两天报,他就看见了那位署名冰儿写的文章。哦,这分明是在写他钟凯呀?什么,说他一病十年?神经病,光天化日之下胡说八道!这也太不严肃了。他赶紧去看负责版面的编辑。哦,这报纸的日期也不对呀,怎么竟然超前了十年?这是怎么啦?真是咄咄怪事!他不由不可思议地摇摇头,无可奈何地笑了笑。可继而又沉思起来,逐渐地,他的表情愈来愈凝重,凝重得如同冬日里的一块石头,凉而且白。

“我……我真的一病十年了吗?”

他惊骇得猛地坐了起来。

“这怎么……怎么可能呢?”

他的手抖颤着,把报纸抖得窸窣作响,以致后来报纸脱手飘落在地,他都浑然不觉。

“难道这是真的吗?”

他反复地问自己,越想越感到疑窦丛生。越是疑窦丛生就越接近他不敢相信的事实。他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。他的心紧缩着,凉如冰块似的朝体内四处散发着寒气,寒气从额头冒出来,凝成密密麻麻的小水珠儿顺腮而下。他没有想到揩拭一下满脸的冷汗,因为他的心和手都麻木了。大约过了半小时,他才缓过神来恢复了知觉。他明白了,他曾经在床上昏睡了十年,像死人一样。他明白了,妈妈的满头黑发为什么变成了雪白。他明白了,秀美为什么没来看望他。他明白了……他哀叹一声,调脸忧伤地望着窗外。窗外是六月鲜澄的蓝天,清亮而又高远。他呆滞地凝望着这清亮高远得没有尽头的天空,久而久之,竟然眩晕起来。恍惚间他感到自己忽然失去了重量,轻薄如一片羽毛似的朝着高远的蓝天深处悠然飘去。

“咕咕,咕咕……”

几只白鸽叫着从窗前掠过,它们在鲜澄的蓝天上自由地翻飞回旋,姿态优美、洁白耀眼。钟凯不由得被它们所吸引,目光追随着这一